

□季节风铃

□张金贵(新乡市)

□诗歌采撷

清风荷香 伴我悠长夏日

读首诗再入眠

□李伟忠(原阳县)

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,在烈日炎炎的盛夏,满眼的荷叶荷花是否能给人带来一丝清凉?

在这样的季节里,我最喜欢的一句诗就是“荷风惊浴鸟,桥影聚行鱼”。你看那满湖的荷叶层层叠叠,有的圆润饱满,有的轻展舒卷,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

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,荷塘里的荷花便争先恐后地绽放了。一朵朵荷花从叶间探出头来,有的含苞待放,羞涩地打着朵儿;有的刚露出尖尖角,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;还有的大大方方地展开花瓣,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艳动人。不管哪种姿态,它们都在向这个世界展示着自己独特的美。

微风轻拂,碧波荡漾开来,一池荷叶荷花随风摇曳,宛如仙子般翩翩起舞,仿佛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它们有的独自站在角落里,享受这份宁静与安详;有的两两相对,好像在诉说着缠绵的情话;还有的聚在一起,好像在商量着什么大事。偶尔几只蜻蜓掠过水面,落在荷叶和花瓣上,又成了最好的点缀。唐代诗人杨万里曾写下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句,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吧。

此刻,我站在荷塘边,仿佛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,阵阵清香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,让人流连忘返。你看,这一朵朵亭亭玉立、千娇百媚的荷花,在阳光的照耀下,仿佛是披着轻纱在湖中沐浴的仙女,含笑伫立,娇羞欲语。再看



黄河风 摄

远处那成群的白鹭悠然自得地翱翔于蓝天白云之下,它们或掠过水面,或低飞而起,好一幅生动的画面。

眼前的美景,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生活的经历。外婆家在封丘县南街村,村里大队部东侧有个池塘,每到夏天,满池塘的荷花总会吸引我去观赏。而这些亭亭玉立的荷花,总会引诱着我摘下一朵将其带回家,插在窗台装满清水的花瓶里慢慢欣赏。有时也会把花瓣撕下来,放在鼻前闻一闻,那淡淡的荷香让我陶醉不已。

夜幕降临,我总爱坐在荷塘边,一

边乘凉一边钓鱼,还时不时折根带水珠的荷叶,小心翼翼地托在掌心,生怕弄散了水珠。我会伸出舌头舔一舔荷叶上的水珠,感受那甘甜清新的味道,甚至还会把钓上来的小鱼放进荷叶中让它戏水玩耍,那种快乐的感觉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。

莲藕是解暑的佳品,每年夏天外婆都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做莲藕吃,闲暇时外婆还会拿剪刀教我们剪出漂亮的荷花剪纸……

一晃50多年过去了,可想起那些美好的回忆,我的嘴角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上扬。

□往事随风

□陈雨(新乡市)

父亲的木锨

周末回老家,故乡的麦子黄了。我从老院堂屋后门墙角的阴影里取出父亲留下的那根木锨。木锨通体黝黑,两端磨得发亮,中间却还留着些粗糙的树皮,像是故意不肯褪去的记忆……

小满过后十天,老家小麦渐渐变黄,家家户户开始动镰收割。天还未亮,父亲就已经蹲在磨刀石前,往刀上撩水,沙沙地磨着。那声音在黎明的寂静里格外清晰,仿佛要把黑夜也磨薄了。我躺在床上,听着这声音,知道麦收的日子到了。

麦田在晨光中泛着金色,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。父亲弯腰下去,左手拢住一把麦子,右手镰刀一挥,麦秆便齐齐断了。他的动作不快,但极稳当,每一刀下去,都像是量好了尺寸。我怎么也赶不上,尽管早起麦秆上还有露水的潮气,很快一席地割了大半截。

日头渐渐高了,父亲的背脊上渗出汗水,在白粗布衫上洒出一片汗白色。他不时直起腰来,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,又弯下去。我提水去地头给他送,他接过碗,一口气喝完,又递还给我,仍旧不说话。

正午时分,麦子割倒了一大片,并开始太阳底下晾晒。

午后,开始拉麦。平车停在田头,他用木杈顺着麦堆向前推,一会儿麦捆在他肩上高高耸起,从后面看去,只见麦捆移动,不见人影。装车是个技术活,要摆得均匀,不然路上容易翻车。母亲负责在车上踩车,把麦捆一层层码整齐。我在后面拾掉落的麦穗。最后一层麦捆码上去,足有两丈来高,父亲用绳子纵横交错地绑紧,又在几个关键处用木锨别住,这才算完工。

拉麦的车是自家的。父亲不放心别人的车,总是亲自驾辕。我有时会坐在高高的麦堆上,通往麦场的土路凸凹不平,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在现成的车辙路上。遇到陡坡,父亲便让我下来在后面推,他在车轮后支上木锨,防止车子后退。木锨深深扎进土里,承受着整车的重量,却从未折断过。

麦子运到场院就开始摊撒开,把麦子摊的薄薄的进行晾晒,中间还要不停翻动,让麦子尽快晒干,待麦子干焦就叫来拖拉机,带着石碾在麦上转圈碾压,直到麦秸与麦粒分离。起麦秸,拢

麦堆,弄完这些已经是晚上九十点了,我和父亲还在麦场里。

父亲在等天气起风,每年我都陪父亲在麦场,没风时我们会稍打个盹儿,睡一小会儿。一有风父亲就立即叫我起来陪他扬场。扬场是技术活,父亲是村里扬场的好把式。趁着风,木锨端起一锨麦,抛撒一条弧线,随着风,麦糠飞去,麦籽落下,不大一会儿三亩地小麦净籽麦糠分离。我曾和姐姐、哥哥多次学习,但总是不如父亲。

麦收过后,父亲把木锨洗净,晾干,又放回墙角的阴影里。它静静地靠在那里,等待着下一个麦季。

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几年,我家的麦田也已经没有了。而那根木锨依然挂在老屋的墙上,只是不再有手掌的温度。我偶尔回去,看见它,便仿佛看见父亲弯腰割麦的背影,听见麦穗摩擦的沙沙声,闻到新麦的清香。

父亲很少说“爱”这个字,但我知道,他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那根木锨的纹理里,随着每次麦收,每次打场,深深地留在故乡的土地里,也留在我的生命里。

太白兄 且饮人间这杯酒

□黄文(新乡县)

金樽清酒又如何
太白兄,世事艰难
何况一身傲骨偏偏又弯不下身去

人生如梦
梦中也满是坎坷和泥泞
登不上太行就算了吧
且看山路蜿蜒谁在顶峰
山脚下同样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
山脚下自有旁观者的清醒
渡不过黄河就等冰雪消融吧
千尺浊浪又怎能阻挡扬帆的梦想

太白兄,且饮下人生的这杯浊酒
行走世间,让书生意气更加茁壮
看滔滔江面千帆竞发
峥嵘岁月万木葱茏
那诗意浪漫的人生
同样会有一束不灭光
照亮注定崎岖的征程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
pywbmywy@126.com;本版谢绝纸质
稿件;本报无样报、无稿费。